

权威的珍宝品鉴大会 强大的顶级阵容

“亮宝·中国”2016 寻找民间珍宝活动下周走进我县

随着近年来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不断丰富和创新，人们的艺术鉴赏力不断提高，艺术品收藏开始走进千家万户。

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，促进艺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，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艺术修养，同时也

为了更好的体现中国艺术品的文化价值、艺术价值、历史价值、传承价值、收藏价值、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，6月6日，“亮宝·中国”2016寻找民间珍宝活动来到我县，届时，央视鉴宝专家李彦君、杨宝杰、窦一民、贾文熙、贾文超、闪淑华、刘世友、刘雄、余梦将与各位藏友面对面免费鉴

定(每人不超过3件)交流，为收藏爱好者们传道解惑，通过鉴定活动发现宝物，让持宝人在体会收藏乐趣的同时，提高对艺术品的鉴赏品味并实现财富梦想，期待各位藏友的到来。

鉴定门类：

杂项、瓷器、青铜、木器、玉器、字画

活动地址：

浙江启明博物馆

鉴定时间：

2016年6月6日(上午9:30—下午5:30)

专家简介：

杨宝杰：首都博物馆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。擅长：金银器、玉器、杂项。

李彦君：中国文化管理协会艺术品市场管理委员会会长、北京科技职业学院文物艺术品学院院长。擅长：玉器、钱币、漆器、杂项等。

窦一民：国家博物馆研究员、国家文物信息交流中心原专家。擅长：陶瓷、杂项。

贾文超：故宫博物院青铜鉴定专家、文物修复专家。擅长：青铜。

贾文熙：首都博物馆技术部专家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考古学院研究生导师、中国文物学会理事。擅长：金属文物鉴定、佛造像等。

刘雄：北大资源学院文物学院院长。擅长：青铜、古陶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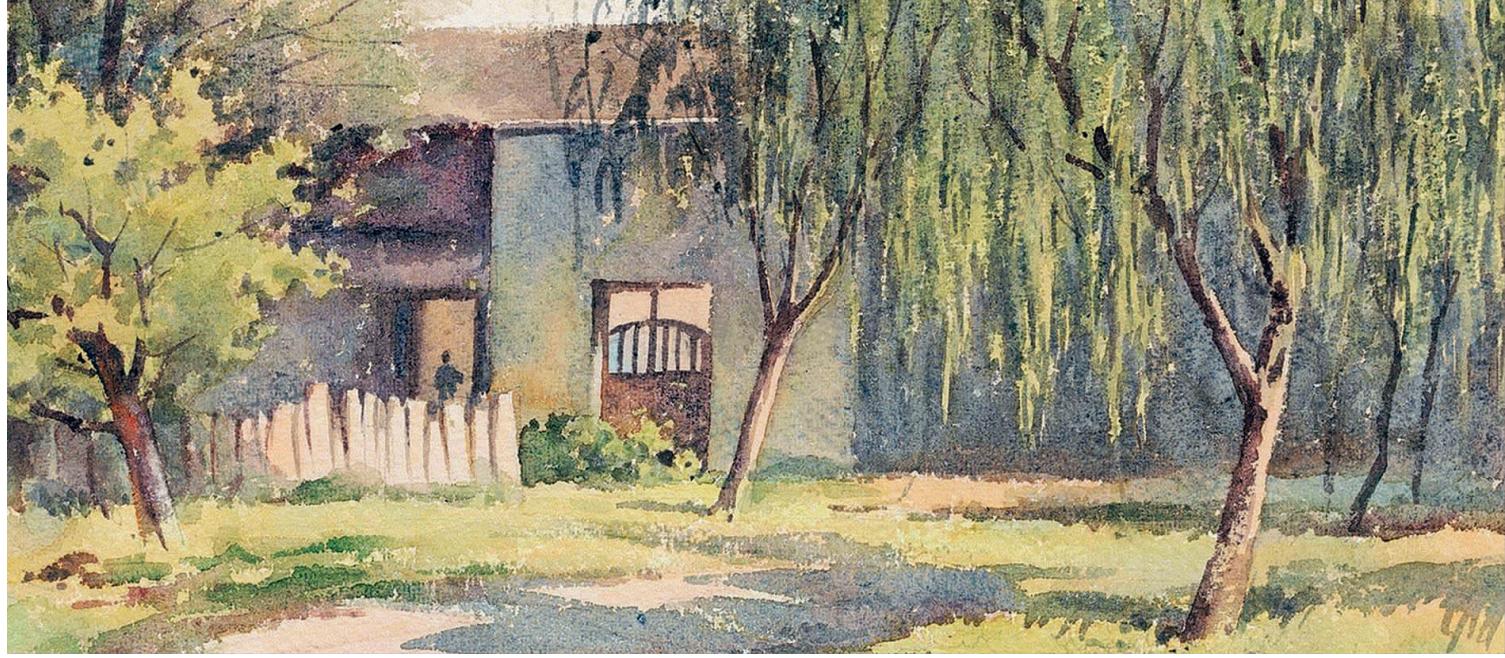
闪淑华：原北京市文物局 北京艺术博物馆鉴定专家。擅长金石杂项。

余梦：文化部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常务理事、北京中权艺术品鉴定中心主任、世界华商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。擅长：书画。

刘世友：中国文化管理协会艺术品市场管理委员会副秘书长。擅长：古典家具、木器、杂项。

村庄里的百草园

● 梅长琥



我居住的村庄有一个废园，那是我少时的百草园，在上学之前和上学后的节假日，很多时候我和我的小伙伴都在园里边度过。

这园约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，在村庄的最西边，过了园就是另一个村庄的地界了。许是地理的缘故，在土地资源极其紧张的我们村，园子也是荒废着的时候多，偶尔也会有村民在里面种些瓜果蔬菜，却也不是很正经地经营着，有收无收的就那么听天由命。园子也就这么荒天野地地搁在了那里。

小孩子有野心，越荒凉的地儿越喜欢玩，而这废园里确也内容丰富，乐趣无穷，很值得我们在里边胡闹放肆。

野草是这园中的永久居民，革命草是终年都生长着的，并且永远地生机勃勃。据说这草是舶来品，从很遥远的巴西弄来，给家畜当饲草，料不到的是它一来就反客为主，如星火燎原地四处萌生，势不可挡。溪边、沟边、塘边，凡是和水沾边的地儿都有它的身影。不但如此，它还蔓生在旱地、果园、番薯地、墙旁屋角，大概是它发展的速度有如革命，人们就叫它革命草了，以致它原来的名字“空心莲子草”反而再也没有人知道。到后来，由于太多，它就惹人生厌了，可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喜欢它，因为它是我们的“偷懒草”。当我们玩疯了时，常会耽误割猪草、毛兔草，此时我们就会割一满篮的革命草回家交任务。虽然猪们兔们不大喜欢吃，大人们也不好多说我们。

园中的草世界，还有百树草、蟋蟀草、狗尾巴草、牛尾巴草、蛤蟆衣、鸡下巴草、三棱草、辣蓼、鱼腥草……当然，更多的是叫不上名字的野草。在有闲又有兴趣时，我们会互相斗草，斗到兴起或不高兴，有时会莫名其妙地争执打架。小孩子心性总是喜怒无常。在这些草中，鱼腥草和辣蓼我们最不待见，鱼腥草总有一股臭味令我们恶心，而辣蓼不小心会辣了我们的眼，让我们泪流满面。但辣蓼也有大用，当我们想吃鱼时，会拔很多很多的辣蓼，连草带根，

捣烂了去小水塘“药”鱼，往往斩获颇丰，解了嘴馋。当然，园中那不多见的野草莓则是我们的最爱，运气好时碰上了就会大快朵颐。只是这样的时候不多，来园中玩的孩子又太多，野果的生长速度总是赶不上孩子们嘴巴的咀嚼速度。寻找野草莓时，我们总是很仔细，生怕误食了蛇草莓，大人们反复告诉，蛇草莓不能吃，说是吃了会变成蛇，不知道真的假的。可是蛇草莓和野草莓比较像，想不吃错很难。有一次，我错把蛇草莓当野草莓吃了，心里怕得不行，心想自己要变成一条大蛇了，晚上睡觉时还真梦见自己是一条大蛇，在村庄里爬来爬去，碰到小伙伴们，都认不得我，我叫他们也是毫无反应，对我不理不睬的。不过，早晨醒来，我发现自己只是虚惊一场。从此，我知道大人的話有时也不能全听。

园中除了野草，还有各种树，柑橘、柰树、桃树、枇杷、梅树、梨树、杉木等，这里一棵那里一株地矗着，在满园的杂乱中呈现着不规则，不知是人种下的，还是天生的？在园中玩，我们总是过多地把眼光投向它们，看着它们萌芽、长叶、开花、结果，不用说，这是欲望的眼光。但是，尽管我们望眼欲穿，成熟的水果还是没有一颗吃到我们的嘴巴里，青涩的倒是吃过几颗，酸不拉叽的，比嚼蜡也好不到哪里去。

和鲁迅的百草园一样，我们村庄里的百草园不光长着草生着树，也有各种动物出没。多嘴的麻雀是常客，时时地在那里叽叽喳喳；燕子也不时地光顾，寻找野草间的小虫；夏天来时，蝉就是主角了，只是它“知了知了”的叫声显得单调枯燥，幸好有蟋蟀、促织，还有那不知名的鸣虫为它伴奏，演绎这好听的夏之交响曲；蜂和蝶则总是在各色花丛中穿梭，当着护花使者；当田野上的水稻在熟与未熟之际，成群结队的蜻蜓就来凑热闹，好似有数百架飞机在废园的上空盘旋飞，大人们说，蜻蜓来了可以割早稻了……这时的百草园，就更是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伊

甸园了。我们拿出自做的弹弓弹鸟，用长竹竿缚上塑料袋套鸣蝉，把蛛丝做成圆网来粘蜻蜓，翻遍园子的角角落落抓蟋蟀、促织，挖开泥土掏蚯蚓，掏了蚯蚓去钓鱼。往往乐而忘返，连回家吃饭都得大人来叫。当然，有时也会乐极生悲，捉蜜蜂时被蜂蛰，抓蟋蟀、挖蚯蚓时被蛇或蜈蚣咬，都是常事。好在，蜜蜂、蜈蚣的毒要不了命；而园中的蛇也是一种叫“油菜花”的居多，它不毒，咬一口也不过像打针似的疼一下。

有月的夏夜，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更是时时地往园子里跑，在那里“打仗”，在草丛中、树枝下、断墙旁捉迷藏。大人们总不许我们去，说是那园很“吓”，“吓”在我们乡间就是神鬼出没的意思。在村庄，大凡荒废偏僻的地方，人们都会觉得“吓”，迷信又胆小的人总不敢去，特别在夜里，就算从旁边路过也怕。村庄的历史久远，废园的时光也不短，在漫长的岁月中，村庄里总有那么一些人被生活所迫，或因情事的纠葛而想不开，寻了死路，有不少的人是在这园子里结了人生。这更增添了废园的神秘和恐怖。但是，我们不怕。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我们就是初生的牛犊，天不怕地不怕，难道还会怕鬼神？若是凑巧碰到了鬼神，兴许还会吐上唾沫把它变成羊，赶到集市上去卖呢。不但在月夜，有时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，我们也会摸黑进园。在一个黑夜，我们在捉迷藏时，捉到了一个大惊喜，一个小伙伴在黑暗中乱摸乱撞，竟然在墙角的草丛中撞到了一个重十来斤的大西瓜。不知这西瓜是野生的还是有人栽的，反正我们不管，也管不了那么多，砸开西瓜伸嘴就吃，直吃得瓜汁四溅。一生的吃瓜史，数那次最甜最好吃。

村庄的岁月难忘，有很多的缘由，但我想，这百草园是其中最重最重的回忆。

到现在，我也没有忘记，这园的名字叫“三台园”。